

报告文学

匠心
一梦
越山河

一家本土文化企业的创业创新传奇

■杨金贵

尘世间最珍贵的情谊，莫过于志同道合、相守相依；商海中最难得的坚守，莫过于初心如磐、匠心如炬。岁月长河，淘尽万千浮华，总有一些人，以赤诚赴使命，以同心赴远方，在平凡中书写不凡，于跌宕中铸就传奇。

在钟灵毓秀的河东大地，张运增与刘耀武，这对携手三十载的商界搭档，便如并株青松，根脉相连，虬枝相依。从一无所有的艰难起步，到行业龙头的荣光满载，他们以品质，以诚信，以同心相契，不仅缔造了精睿印务的商业版图，更书写了一段合伙成事、匠心传世的佳话。

缘起：赤手拓荒，初心如磐

商海苍茫，千帆竞渡，合伙创业之路，尤为艰难。人心易因利益疏离，情谊易因困境消磨，多少同舟共济者，可共贫贱，难共富贵；可迎顺境，难抵逆境。民间“一年合伙，两年红火，三年散伙”的俗语，道尽了其中的万般艰辛。在瞬息万变的商界，能相守三五年已属不易，相守十年堪称难得，而携手走过三十年风雨，始终肝胆相照，几成传奇。

时光回溯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。彼时，《小学生拼音报》蓬勃发展，却受制于落后的印刷工艺。为打破瓶颈，报社决定筹建专属印刷厂。经多方考察，张运增被委以建厂重任。

摆在他面前的，是真正的“一穷二白”——无厂房、无设备、无专业人员。报社与他签订合同，承诺投入启动资金，并要求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
面对这份信任，张运增没有丝毫犹豫，立下铿锵誓言，一定把印刷厂干起来！

创业之初，艰辛备尝。张运增一人身兼数职，既是厂长，又是财务、采购、运输、征地、建厂、跑手续、筹设备，事无巨细，亲力亲为。在报社全力支持下，印刷厂挂牌成立。1997年，工厂建成投产。彼时团队仅有6人：总经理、业务经理、生产技术经理、财务负责人，外加两名职工。6个人，6颗心，紧紧拧成一股绳。他们没有优厚待遇，没有舒适环境，却怀揣同样初心，同心同德，在河东大地上默默扎根。他们摒弃浮躁，潜心打磨技术，严把质量关，把每一份印品都当成作品来对待，奠定了精睿印务“专注、坚守、精益求精”的品格。

2000年，企业正式注册为小学生拼音报印刷有限公司。也正是在这一年，刘耀武的出现，为这段传奇拉开了序幕。他与张运增初次共事，便达成高度共识：一切围绕报社发展需求，优先保障报纸印刷质量，筑牢后方阵地，再稳步开拓外部市场。这份思想的同频，没有丝毫私心，为两人此后三十年的精诚合作，铺就了最纯粹、最牢固的底色。

磨合：争执见真，同心定向

创业之路，从无坦途。真正的搭档，并非毫无分歧，而是敢于表达不同，却始终坚守共同目标，在争论中明晰方向，在磨合中加深信任。

2002年，《小学生拼音报》迎来飞跃，版面优化、彩图增多，原有设备已力不从心。购置一台全新的对开四色轮转机势在必行，但高达600多万的报价，在当时不啻天文数字。报社无力承担，银行贷款困难，未来市场不明朗。两难之下，团队打听到太原有二手设备出让，价格低廉，但隐患重重：设备老化易出故障，维修成本高，且本地缺乏技术人员，一旦停运，将直接影响报纸出版。

面对抉择，两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分歧。刘耀武深知创业初期资金来之不易，选择二手设备能让企业轻装上阵，风险最小，是稳妥务实之举。而张运增则着眼于长远，宁可扛住压力购置新机，也要彻底解决技术短板，为企业未来发展扫清障碍。

意见相左，两人没有回避，更没有心生嫌隙。无数个夜晚，他们关起门来促膝长谈，把利弊得失掰开揉碎，有理性分析，有激烈争论，甚至争红了脸。但无论争论多么激烈，走出办公室，面对员工和客户，他们永远是口径统一、步调一致的整体。

那些日子，两人辗转难眠。刘耀武反复思量张运增的考量，理解他对长远发展和报社责任的那份担当；张运增也深知刘耀武的稳妥，是为避免企业陷入财务危机，是务实的想法。在反复沟通、换位思考后，刘耀武看着眼前这位一心为公的搭档，最终释然一笑：“行啦行啦，听你的，都听你的！”

这一句妥协，不是认输，而是极致的信任，是同心的默契。

淬炼：风雨同舟，患难共担

命运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。2005年，《小学生拼音报》迁至太原。次年，印刷业务与报社彻底剥离。精睿印务骤然失去了最大、最稳定的核心业务，瞬间陷入迷茫。

核心业务远去，张运增与刘耀武心中满是不舍，更多的是面对陌生市场的无奈。多年来，企业始终围绕报社需求发展，从未独立闯荡过市场。前路漫漫，客户在哪？业绩何来？困境当前，两人坚定地告诉彼此：“路是走出来的！没有稳定业务，我们就自己闯；没有靠山，我们就是彼此的靠山！”

那段风雨兼程的日子，他们形影不离。白天，一起奔波在运城及周边城市的大街小巷，拜访企业，磨破嘴皮，走破鞋底；晚上，一起梳理资源，分析市场，谋划出路。累了，互相搭把手，难

了，说句鼓励的话。

立身：匠心铸品，诚信为本

企业立身，品质为根；基业长青，匠心为魂。在张运增与刘耀武的创业征程中，“印刷是良心事业”是雷打不动的共识。有瑕疵的产品绝不出厂，每一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。这份追求，不是口号，而是融入血脉的坚守，是精睿印务赢得口碑的核心密码。

从初创业，两人便定下铁律：印品质量是生命线，从设计到装订，每一环节都要层层把关，宁可自己承担损失，也绝不把问题产品交给客户。他们常说：“我们印的不是纸张，是信任，是责任。”

在精睿，质量管控没有“差不多”，只有“零瑕疵”。刘耀武牵头制定了全流程质量管理体系，建立“印前初审、印中巡检、印后全检”的三重机制，形成闭环管理。有一次，为当地一所名校印刷制期未试卷，质检员发现其中一门试卷的题号有极其细微的漏印。员工觉得瑕次无碍，想蒙混过关。张运增与刘耀武得知后，当即决定整批试卷全部报废，重新印刷。

还有一次，承接一家大型企业的宣传画册，成品色彩与标准存在肉眼难辨的细微偏差。按行业惯例完全可以交付，但两人坚持“精益求精”，当即叫停发货，排查根源，最终决定全部返工重印。

正是这份对品质的极致坚守，对客户真诚相待，让精睿印务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口碑。无论订单大小、金额高低，他们一视同仁，绝不敷衍。客户有加急需求，他们连夜赶工；客户有修改意见，他们耐心沟通，直到满意。这份三十年如一日的匠心坚守，让精睿印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行稳致远。

涅槃：逆境蓄力，守正蜕变

2010年，企业完成“国转非”，运城精睿印务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，迎来发展黄金期。凭借两人多年诚信笃行的品格，企业赢得社会各界认可，顺利融资两千余万元。他们斥资三千万全面升级设备，提升产能与品质，业务量井喷式增长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。

2013年，精睿印务迁人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，新厂区占地20亩，厂房规整，设备先进，一跃成为当地印刷行业标杆，风光无限。

然而，世事无常。正当企业大步向前之时，互联网浪潮汹涌而至，数字阅读迅速崛起，纸质媒介大幅缩水，依附其上的印刷行业迎来寒冬。业务量断崖式萎缩，无数小型印刷企业纷纷倒闭，而刚刚完成巨额投入的精睿印务，资金还未回笼，就遭遇行业寒流，巨大的生存压力，如巨石压顶。

无数个夜晚，办公室灯火通明。两人面对面坐着，眉头紧锁，满心焦灼。行业的颓势难以逆转，巨额的债务亟待偿还，员工生计需要保障。巨大的压力下，他们也萌生过退意：卖掉企业，还清债务，开个小厂安稳度日，或干脆抽身离开。这个念头在脑海里反复出现，可每当想起三十年的携手相伴，想起初创时的初心，想起跟着自己打拼多年的员工，想起客户对精睿品质的信任，他们终究狠不下心来。

几番挣扎后，他们看着彼此的眼睛，坚定地说出了共同的心声：不卖！不退！不放弃！就算行业再难，也要咬牙坚守，主动转型，闯出一条新路。

决心既定，义无反顾。他们沉心分析市场，捕捉到“合版印刷”这一新模式，能将零散订单整合排版，提高设备利用率，降低生产成本，弥补业务量不足。抓住这一机遇的同时，他们没有盲目扩张，而是选择沉心静气，苦练内功，把行业低谷期变成企业的蓄力期。他们完善内部管理体系，优化生产流程；狠抓技术升级，组织员工培训；严控产品质量，用品质留住客户。在业务量不足的空档期，团队静下心来夯实基础，积蓄力量，为后续的转型突围作好了充足准备。

金兰：卅载默契，同频共振

三十年风雨兼程，张运增与刘耀武，从合作伙伴到事业挚友，早已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。

他们的合伙之路，有过分歧，有过争执，有过艰难，有过迷茫，却从未有过半点私心，从未有过一丝猜忌。争执之时，争的是事业方向，不是个人得失；分歧之时，辩的是发展路径，不是彼此情谊；困境之时，担的是共同责任，不是个人荣辱。真正的合伙，不是简单的利益捆绑，而是初心的契合、品格的相融、格局的同频。

一路走来，他们相互成就，彼此滋养，让企业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能作出正确抉择，在每一次困境面前都能携手渡过。

2019年，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革，山西精睿印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，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如今的精睿印务，已蜕变为集设计、制版、印刷、装订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，是运城行政事业单一指定印刷企业，是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唯一的合版印刷供应商，先后斩获多项国家级、省市级殊荣。而张运增与刘耀武，这艘行业巨轮最坚定、最默契的掌舵人，以三十年的肝胆相照，为企业锚定航向，铸就了不可撼动的行业地位。

河东风物

春行绛州赋联韵

■朱青龙

春分的暮色来得迟疑。西斜的日头将坠未坠，霞光漫过窗棂，在书页上洒开一片暖橘。我忽然坐不住了——案头那些勾画批注的字句，此刻都成了困住春光

的栅栏。该去赴一场约了。与谁？与这座城，与这千年未曾失约的春天。

沿北环路徐行，城墙便在澄明天光里裸出深深浅浅的皴痕。那不是伤痕，是大地的掌纹——每一道褶皱里，都埋伏着隋唐的雨、宋元的风。白墙半掩道旁，雨字斑驳如史册边角的朱批，被时光镀染得只剩影影绰绰的骨相。风过墙头枯枝，竟发出陶埙般的低鸣，幽幽的，沉沉的……

土筑残垣，犹记隋唐风雨，墙留旧韵，常书晋邑春秋。我立了许久。直到晚霞把夯土染成赭色，直到那低鸣渗进骨髓里。原来最深的记忆，从不需要完整。残破处的风声，才是历史真实的呼吸。

转过城墙，天地忽然柔软。石楠的新梢已燃作赤色——不是胭脂红，是淬火时那一瞬的赤金。老叶仍守着沉沉的青，像守着某个不愿褪色的诺言。红与青的交替间，没有厮杀，只有静默的禅让。

新梢燃火添春色，老叶凝青护岁华。这世间所有的新生，原来都站在旧岁的肩头。而旧岁退下时，把最深沉的绿，化作了新火

里最稳的底色。

然后我看见了那棵树。该怎么形容它呢？苍黑的枝干是晋南大地最质朴的笔触，却在这春日的黄昏，同时蘸取了羊脂与晚霞——左如玉盎凝脂，莹润欲滴；右似紫绡裁烟，氤氲流转。同根双色，各成华章，却又在风起时交换着光的密语。

紫益临风，凝脂堆雪，紫霞满树，溢彩流丹。友人曾问：若此生只能开一种颜色，你选什么？此刻忽然懂了——最好的绽放，从来不是选择，而是允许。允许自己既是冰雪也是火焰，既是朝露也是晚霞。在同一个春天里，完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绚烂。

松柏林深处，光线陡然沉静下来。辛夷还睡着。那些深紫色的蓓蕾握成小小的拳，在松针铺就的墨绿绒毯上，做着关于绽放的梦。松的沉郁与辛夷的矜持，在这里达成某种古老的契约：一个用千年的绿守护，一个用深藏的紫酝酿。

霞苞满树凝深紫，翠影遮天护古香。最动人的等待，从来不是焦急的眺望，而是确信自己正被守护着，在足够厚重的黑暗里，把光攒成绽放的气力。忽然羡慕起这些蓓蕾——它们睡得那样安稳，因为它们知道，醒来时必有整片松涛为它们鼓掌。孩童的笑声就在此时撞了进

来。

红廊下，提“吉乐”布袋的年轻母亲正俯身，拾起一瓣刚落的玉兰，轻轻别在幼儿衣襟。那孩子仰着脸，花瓣贴在软软的脸颊上，像春天给他盖的邮戳。不远处，长椅上的老者将拐杖横在膝头，眯眼望着柳梢——那里有将满未满的鹅黄，颤巍巍的，像一句不敢说全的情话。

夕阳把所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长得可以触到唐朝，也可以探向明天。

满场笑语融春色，远处霞光映晚晴。古城最深的年轮，原来不刻在夯土里，而刻在这些弧度里——母亲俯身时衣襟的弧度，老者眯眼时眼尾的弧度，孩子仰脸时脖颈柔软的弧度。这些弧光连缀起来，才是这座城真正的心跳。

木质栈道在脚下延伸，发出温厚的回响。

阶上已铺了薄薄一层香雪。不是凋零，是迁徙——从枝头到大地，从仰望到亲近，完成一场轻盈的坠落。俯身拾起一瓣，还带着日光的余温。原来告别也可以这样温柔，温柔得像把梦轻轻放在另一个梦里。

落英铺地成香雪，翠树凝烟护仲春。开闹处，天光如洗。柳丝垂作青帘，在晚风里写狂草。木栈道在夕照中泛着暖铜色的光，仿佛每块木板都吸饱了

阳光，此刻正缓缓吐纳。有少年抱吉他轻唱，歌声散在风里，成了柳丝的韵脚；穿白色练功服的老人缓缓推手，袖间盈满春日的柔光，每一式都像在拥抱无形的春风。

我忽然明白了。这座城教给我的，从来不是如何固守，而是如何生长——像柳丝在风中学会柔软，像木板在踩踏中学会温厚，像每一粒夯土中的尘埃，在千年的风雨后，依然记得在墙缝里萌出新绿。

暮色四合时，我又站在了城墙下。夯土在最后的天空里凝作陶俑的剪影，沉默得庄严。而墙缝深处，确有一茎鹅黄的草芽，在晚风里轻轻摇曳——那么细，那么韧，仿佛千年的重量，只是为了托起这一抹新绿。

枯木犹生新绿意，柔枝已报早春光。归途有风。

楹联的平仄在心头撞响，一声声，像古老的编钟。原来春天真是一连串温柔的问号——而每个行走其间的人，都在用自己的脚步，写下独一无二

的对仗。

瘦枝蓄韵藏红艳，暖日催香报早春。花开有时，风过留痕。此刻我终于听懂，那陶埙般的风声在诉说些什么——它不是挽歌，是种子破土时，大地轻轻的、满足的叹息。

灯下漫笔

码字一星过半世

■翟世康

书桌是旧的，边角磨得发亮，木纹里嵌着洗不掉的墨渍。台灯的光落在键盘上，指尖敲击的“哒哒”声，并非修行禅音，倒更像是半生与生活周旋的动静。有人说写作是孤独的修行，我听了只觉失笑。半世伏案码字，不过是一个不肯沉默的人，在喧嚣尘世中，为自己争得一方可以言说的天地。

初执笔时，尚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，却已深知文字是唯一能牢牢握在掌心的珍宝。村口的老槐树，田埂间的野菊，母亲灶台上升起的炊烟，这些被岁月磨钝了感官的人们早已习惯的寻常景致，却是我对抗平庸日常的初心与凭据。稿纸是省下来的作业本，钢笔是父亲用过的英雄牌，笔尖微劈，字迹总带着一丝毛糙，恰似那段青涩慌张的年华。墨水极易晕染，像未干的泪痕，也像是面对粗粝生活无声的倔强。第一篇发表在市报副刊，我攥着报纸在田埂间奔跑，风里满是稻花清香，那时便以为，手中这支笔，终于为我争得了一份言说的权利。

后来离家求学，笔尖便蘸满了乡愁，也蘸满了更为深切的孤独。宿舍熄灯后，便躲在走廊的声控灯下书写，灯光昏黄，脚边的拖鞋早已磨破边缘。写故乡的河水如何冲刷往事，写母亲的青丝如何被岁月熬白，写同学录上未竟的诗句如何被现实撕碎。那时才渐渐懂得，码字不是对故乡的温柔倾诉，而是以文字为刃，剖开自身，审视来路与归途。稿费从五元渐增至五十元，悉数攒下买书，从《乡土中国》到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书页间夹着泛黄的稿纸，那是年少时最执拗的念头，也是一个心怀梦想之人，对庸常生活最赤诚的反抗。

步入职场，码字便成了刻板生活之外的坚守与叛逆。白日里做循规蹈矩的螺丝钉，夜晚在台灯下敲击键盘，指尖跃动着对生活的热爱。这半生光阴，皆藏于笔尖到键盘的距离之中。往昔写稿，心绪总随稿费多寡而起伏，遇退稿便萎靡如霜打菜叶，文章见刊便能雀跃奔跑于田埂；如今落笔，心境却如落地种子，安然笃定，不再为外界评判而惶惑。那些文字，早已不是取悦他人的工具，而是自我对话的底气，是安身立命的根基。

我知晓，码字之路依旧漫长，只要双手尚能执笔，尚能敲击键盘，只要心中尚有言语想与岁月倾诉，便会一直写下去。如同田埂间的野草，任凭风吹，根系深扎泥土；我的文字，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始终扎根于半生烟火，扎根于一份清醒自持。

这半世码字，苦过，累过，迷茫过，却从未后悔。那些落笔成文的字句，是我生活的印记，是我心灵的归处。一己懂，便足矣。

本版责编 游映霞
校对 李静坤
编辑 冯潇楠



鹤雀楼

“让文物讲故事”全国漫画大展作品选登

梦绕西厢 郝三宝(山东)作

运城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提供

九三翁抒怀

■裴敬华

光阴迅速似箭飞，九三初度思纷纷。激情满怀向前看，神州大地到处春。情谊联系大世界，才思雄辩广乾坤。静坐常思自己过，闲谈莫论他人非。人生应该有底牌，孝亲怀德讲诚信。心游书海喜无期，情系笔墨字有神。勤写作文笔生花，多读书册中有本。有德而乐非金钱，施仁于人增福运。赠人玫瑰手留香，赞人优点受众尊。富贵贫贱难如意，如能知足便轻松。无求便是安心法，寡欲方为养身根。人生要想活百岁，善养乃是最根本。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到深山有远亲。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幸福都是奋斗来，便宜多从吃亏得。天下百善孝为先，人间万事和为贵。

遍习心智增学问，多参文旅爽精神。处世不计他人怨，为人常念他人恩。有利家国书常读，无益身心事莫为。官能廉洁民自尊，国行仁道国自威。人能积德又行善，家门多出好子孙。读书有趣忘老老，旧书细读多有味。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。每逢大事有静气，不信身旁无高人。劝人者莫过于情，感人者莫过于心。能受苦方为志士，肯吃亏不是痴人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凡人只要多勤奋，人生出彩有机会。历尽天华成此景，人间万事出艰辛。千古稳定世领先，盛世兴邦党引领。华夏唯有今朝好，海晏河清人为本。千难唯有今朝好，海晏河清人为本。遵从马列无不胜，中华富强万年春。